



談一心三智

智 銘

所謂三智，是指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種智。「一切智，是聲聞辟支佛事。道種智，是菩薩事。一切種智，是佛事。」

道種智與道種慧，是否相同呢？先分別智與慧的意義。

所謂「智」：大乘義章九說：「慧心安法，名之爲忍，於境決斷，名之爲智。」

所謂「慧」：唯識論九說：「云何爲慧？於所觀境簡擇爲性，斷疑爲業，謂觀得失非境中，由慧推求，得決定故。」那末「慧」也是「於境決定」，與「於境決斷」無所差別。又俱舍論四說：「慧——謂於德有簡擇」、大乘義章十說：「觀達爲慧。」同二十說：「慧者，據引方便觀達名慧。就實以論，真心體明，自性無闇，目之爲慧。」這些說明，將「慧」的意義引深到「真心體明，自性無闇」的功用上，而「智」又何嘗不是以「真心體明，自性無闇」爲功用呢？故「智」與「慧」的意義是相同的。有的人認爲二者相對，說：「達於有爲之事相爲智，達於無爲之空理爲慧。」達於有爲之事相的極點是「空」，達於無爲之空理的極點，也是「空」，空空相等，故智、慧義同。故道種智與道種慧亦應義同。

關於道種慧的習成，大般若經說：

「菩薩摩訶薩欲得道慧，當習行般若波羅蜜！」

菩薩摩訶薩欲以道慧具足道種慧，爲習行般若波羅蜜！這裏又出現了道慧與道種慧的分別：

道、有一道、二道、三道……乃至一百六十二道，菩薩能習成某一道，能知、盡知，是名道慧。若菩薩對無量諸道門，盡知、遍知，就叫道種慧了。所以道慧具足，才成道種慧。無論是道慧或道種慧，都由習行般若波羅蜜而成，無般若波羅蜜的道，是死道。有般若波羅蜜的道，才是活道。

大般若又云：

「欲以道種慧具足一切智，當習行般若波羅蜜！
以一切智具足一切種智，當習行般若波羅蜜！」

一切智是聲聞辟支佛智。聲聞辟支佛但總有一切智，無有一切種智。因爲聲聞辟支佛雖然在別相有分別而不能盡知，如聲聞辟支佛尚不能盡知別相知一切衆生處好醜，事業多少。一切衆生事，當更不能盡知，但佛則能盡知諸法總相、別相，所以佛具有一切種智。既有一切種智，當亦有一切智。因此，佛具有一切智、一切種智。而一切智一切種智之習成，都得習行般若波羅蜜。

又菩薩能自行道，並教導衆生各各所行道，因此菩薩須徧學諸道，聲聞辟支佛道，菩薩也得學、得知，故聲聞辟支佛具一切智，菩薩亦得具一切智，故菩薩具有道種智及一切智。

又佛道大，須具菩薩所有智，因此，佛具有一切智一切種智。也就是說，佛能在一心中得三智。

大般經又說：

「欲以一切種智斷煩惱習，當習行般若波羅蜜！」

菩薩摩訶薩應如是學般若波羅蜜！」

佛已以一切種智斷煩惱習。現在，佛又叫菩薩摩訶薩也應以一切種智斷煩惱習。菩薩摩訶薩精進不懈，佛既有如此的期許，自亦能習成一切種智，並能以一切種智斷煩惱習。只是因菩薩摩訶薩欲願心大尙具塵沙惑，否則，實與佛無異了，故菩薩摩訶薩有能力一心中得三智。

大智度論內有人問龍樹菩薩：

「一心中得一切智、一切種智，斷一切煩惱習，今云何言：

以一切智具足，得一切種智，斷煩惱習？」

龍樹菩薩答：

「實一切智一時得，此中爲令人信般若波羅蜜故，次第差別說，欲令衆生得清淨心，是故如是說。復次：雖一心中得，亦有初、中、後次第，如一心有三相，生因緣住，生因緣滅。」

第一句話中的「實一切智一時得」的「一切智」，非是指聲聞辟支佛的「一切智」，是含有一切智、一切種智甚至還含有道羅智在內的意義。說此三智實可一時得，但爲了令衆生信般若波羅蜜，故方便次第說。佛能一心中得三智，就如同一心中有三相一樣，不值得懷疑的。

佛、菩薩、聲聞辟支佛，因有法量多少，智慧優劣之分別，所以上者可以兼有下者之智，如佛在一切種智之外，同時兼有道的種智、一切智。

故止觀三說：

「佛智照空，如二乘所見，名一切智。佛智照假，如菩薩所見，名道種智。佛智照空、假、中，皆見實相名一切種智。故言三智一心中得。」

這樣的說法，是很合大般若經義，也很合大智度論義的，應該沒有值得懷疑之處。

七十一年元月八日於淨室

（上接第30頁 關於衛塞節爲公共假期的來源及其他）

連地」，幾乎險遭「封山」之厄運，後來幾經人事，費盡唇舌，還勞駕到佛總諸公出面說情，這一風波始算平息，而他老的「山頭地盤」才得以保住，這些，難道又是被人誣讒不成？堂堂一國夫人，豈容你任意擺佈？連這一點起碼的辦事常識都沒有，更遑論辦學與教了，餘此類推，當年的「佛誕風波」，孰是孰非，讀者當可明鑒！

最後，要正告蕭大居士，你大作中說「倒弄得對方佛教會手足無措，既失去了祝佛誕的領導權，又無每年祝佛誕老地點，如此失威，覺得太沒面子……」。如果記者沒記錯的話，一九七〇年你大概尚在星洲，難道你忘了在那年各民族佛教徒的慶祝衛塞節大會就已租用了新加坡大會堂作爲慶祝地點了嗎？至於一九七一年，更是「因禍得福」佛總不但在衛塞節當天下午在大會堂聯合各民族佛徒共聚慶祝衛塞，同時又在晚上假國家劇場舉行盛大慶祝遊藝晚會，兩處到會人士約達五千餘人，這麼隆重的慶祝，如此盛大的會場，如果還嫌「失威」，還「覺得太沒面子」的話，未免太過「人心不足」了。請別忘了，七十年代的維多利亞紀念堂，早被後起的大會堂和國家劇場掩蓋其光華了，相比之下，區區一個規模小，容量少的紀念堂租借不到，又何須抱憾呢？未免太傷感了吧！以上所說，一一屬實，且有史料可供考證，「如有虛構，佛可證知」，就不知人家有沒有這份雅興來實事求是了？

記者在此聲明，我所列舉各點，只是作不平之鳴，而且又都是事實，再套用蕭君之語「如有一句誇大不實，天日可表」。記者是以事論事，非爲針對任何人，如有報導錯誤漏處，祈請讀者指正。若是要瞭解整個事件始末，諸君當可參考南洋佛教第廿四期，便可知所言不虛。記者瑣事繁多，更無心在此與蕭君上筆紙戰場，只求達到正人視聽目的，我願足矣！我雖然不懂得研究歷史，但忠於史實，是每一個人都應有的態度，這一觀點，你同意嗎？蒙你費神，閱我拙作，只求讀者們瞭解爲文者原意，則感激不盡也！

原載第一五三期南洋佛教